

责编：魏振强 E-mail:oldbrook@163.com
2025年4月30日 星期三

梅花经雪更清香，梅子青时春光殆荡。到微黄之际，青梅似佳人，自有好颜色，却不声不响，等待“解语之人”。

青梅是梅子的别名。梅子这两个字，自唇齿间发出，声轻如花落。梅子也称酸梅，乍一听这名字，便知其性味。将梅子叫做果梅，突出的是果字，如同青梅之青、酸梅之酸。

南方盛产梅子。梅子青青可酿酒，桃子熟了吃桃。地生万物以养人，吃瓜摘果顺应时令为宜。立夏前后，百果结子。街头巷尾，飘散着或浓或淡的果香。寻常生活鸡零狗碎，得暇了，食果翻书，摩挲两三件旧物，人便少些急色火气。前人留下的诗文，摇曳着山光水色，浮动在花影果味。少时读书，囫圇吞枣，待长了年岁，一读再读，约略知味。

唐人韩偓描绘蹴罢秋千的女子，用了“和笑走”一语。后来李清照，改为“和羞走”。仅仅调动一个字，少女形神活泼毕现。羞，原本有美味或进献美味的含义，与人、物有关。害羞是人的本能，二八姑娘脸生羞色，情真而可爱。一个人失了羞色或羞耻之心，便少了一种天性，殊为可悲、可怕。一日，在街头遇见年轻女子与人争执，她浑身如着火，柳眉倒竖，疾言厉色。倘她有理在握，尽可据理辨析，哪怕对方耍无赖；若是自己理亏，反而强词夺理，无温良可言，也令人生厌。

无论男女，留几分羞色为好。

腊月里的一天，母亲忙前忙后张罗着，将尚未嫁人的邻家李姑娘邀至家中。名义上，她向李姑娘请教毛线衣的新打法，实则包裹着一小心思。这时藏身于我家中的表哥，透过半掩的木门，窥看对面房间的李姑娘。表哥要是一眼相中，便与我的母亲讲明，待她传话给女方，挑破那一层窗户纸。女方若也愿意相亲，在媒人的撮合下，双方就可正式约见。

为自己的侄子牵线，母亲乐得当一回红娘。对于我母亲的用意，上门的李姑娘可能猜出了几分。她将乌黑的辫子别过左肩，上半身斜依在老式红漆梳妆台上，一针一线地示范着手中的女红。不知何时，她的脸颊泛起了两坨红晕。邻家姐姐的一脸羞赧，屋里若有若无的微妙气息，让少年感到好奇，及至身为中年人，仍记忆犹新。

故里，对于未出阁的年轻女子，人们素以姑娘称呼。邻里之间，主妇们见面，一人说：“你家姑娘懂事哦！”另一

人回应：“啊呀，还是你家姑娘孝顺！”彼此互夸对方女儿，客客气气。

现居地有一条店铺扎堆、日日喧闹的巷子，名为姑娘巷。每路过此处，人似神魂出窍，飘飘荡荡。那是千余年前，风吹青柳，淝水粼粼，忽见佳人款款走来，化身书生的我，忙上前作揖，说：“姑娘，我乃张生。”佳人面带羞色，还之以礼道：“小女子见过张公子。”遥想间，又现身大观园中，彼时有人高喊：“林姑娘来了！”被称作林姑娘的女子，双目似喜非喜，莲步移动时娇喘微微。林姑娘多愁善感，时常梨花带雨。宝姑娘则性格沉稳，深谙世故人情。《红楼梦》状摹女子，多有精妙字句。而三言两语曲尽情惊，写出活脱脱的女儿态，李清照的《点绛唇》同样可列为珠玉。

和风细微，荡秋千的姑娘有些慵懒，忽而生出惊诧之意，继而含羞而走。庭前花香袭人，她凑到花前嗅一嗅；树上梅子尚青，她便手摘一颗嗅一嗅。“嗅”字一出，风情尽显。这少女的嗅，见出天性，也透着机灵。姑娘回眸一瞬，看似轻嗅青梅，实则偷眼来客，心中小鹿乱撞，脸上两朵红云飞起。这样的女子活泼柔美，顾盼生辉，留下一抹清纯羞色，似词人青春年少时的写照，也像邻家小女的一帧留影，或者，以女性视角，绘出男子心仪的女子形象。

南渡以后，李清照伤生忧世，心境极为凄楚，节日里与亲人聚会，兴致也淡，欢意也少，桌上杯盘草草，一盏梅酸映人心境。楚楚动人的“和羞走”不复再有，天真烂漫的“青梅嗅”，成了一幅泛黄的旧影。

“青梅嗅”透着几分俏皮可爱，“手搓梅子”也是颇具中国风的经典化描述。手搓梅子笑迎人，手搓梅子隐珠帘，手搓梅子并肩肩……纤纤玉手慢搓青梅，清雅中透着可爱，文人见了倾心，舍几分笔墨也不奇怪。“重来一梦，手搓梅子，煮酒初尝。”宋代晁冲之写的是恋人痴想，以为不如人生重过，旧梦重温，至少旧梦中尚有情意缱绻的余味。但见他一笔荡开去，一笔又折回来，写尽人生的追忆、嗟叹与郁结的情丝。

心有所感，情有所露。当梅子纷纷坠地，待字闺中的女子伤怀不已。《诗经》所收录的《摽有梅》，传递出女子的切切情意，隔了两千多年，读来仍令人动容。《摽有梅》共有三章，将每章的起句并列合成，便是“摽有梅！摽有梅！



月光城 随笔

张扬

青梅嗅

摽有梅！”这样的排比句式，在结构上平淡无奇，但连贯着一口气读下去，就会感受到层层推进的紧迫感。《诗经》注我，我注《诗经》。依照《摽有梅》所指，将“摽有梅”诠释为梅子颗颗自坠，既可从中感知不言自明的自然美，也能藉此激发人的想象力。迥异于古人的吟诗表白，现今女子到了摽梅之年，或在网上寻寻觅觅，晒晒个人美照。也有抱持独身主义者，心思笃定，不管父母唠叨，也不睬他人议论。

嗅梅，摽梅，搓梅，隐现了人的微妙心思与情感。亲口尝一尝梅子，则是简单明了的选择，但可能因此失去一份悬念。这也许就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悖论。

初读威廉·卡洛斯·威廉斯的《便条》，以为近似大白话，细读几遍后，又觉得诗中藏着弦外之音。英语单词 plum 一词多义，可译成梅子、李子。因而，《便条》中“冰箱里的梅子”这一句，也能译为“冰箱里的李子”。但做如此翻译，这首诗的意味逊色不少。较之于李子，梅子的指向性更明晰，易让人联想到人世间的爱情。梅子是女人所爱食的果物。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男人禁不住诱惑，打开了冰箱门，拿出梅子，一颗颗吃了。凡事凡物有所禁忌，人受到的诱惑力就大，心中的欲望愈发要挣脱藩篱。如果说，梅子是一种诱惑，冰箱则被视作形式上的藩篱，男人越过了藩篱，满足了个人欲望，事后不无内疚。一张小纸条，成为了“偷食者”表达歉意的媒介，也是他示爱的一种手段。至于这样的心意，会否获得女方的谅解，成了这首诗的一个留白。

往日读诗诵词，自己常拘泥于字字句句，以为做实为妥，如今觉得会意也可，不至于走入死胡同。一首诗的内在张力，在于提供了多维度的阅读指向、多重的审美空间。反复揣摩之下，我读《便条》，竟生出了人生的一种常情：你在我身边时，我并不觉得你有什么特别之处；当你远离后，过往的一切，连同你本人，都变成了甜蜜的回味、美好的记忆。威廉斯说，凡理皆寓于物。《便条》的意蕴，当然不囿于爱情方面，可由它推而广之。

青梅宜年少时尝。酸酸涩涩，应时应景，匹配着少男少女情怀。青梅你有一筐，竹马我有一匹，两个都小，两个也无猜，在屋内绕

来绕去，只为逗趣。人至中年，若你喂她一粒话梅，她也喂你一粒话梅，举止似不符这个年龄段与人生情境。中年大叔当可捋袖下厨，烧一道梅子鸭，要么效仿古人，布一席青梅煮酒。

武侠小说流行年代，师者长辈屡有叮嘱，认为年少不宜，不可犯错。越是这样画圈设限，少年越按捺不住一颗躁动的心，想尽办法借阅读偷看。初翻《射雕英雄传》，自动带入其中，想象着仗剑天下快意恩仇。再读《射雕英雄传》，心生无限惆怅。后来，陆续看到金庸的一些回忆文章，得些新的感悟。但凡在青春阶段，一个人的内心少不了波动起伏。人生之路延展，如溪流曲折向前，伴随流动的，不止是生活的快乐，也有诉不尽的伤感与留恋。

一九四六年，金庸回到阔别许久的海宁袁花镇，见到儿时玩伴，曾经的丫鬟月云。此时，站在金庸面前的人，已然成了他的继母。过往的一幕幕，从他的脑海中浮出。有一年，快过年之际，尚是小姑娘的月云，忙着烘年糕。想必现场散发着的，有暖身的热气与诱人的香味。那时，小名为宜官的金庸，津津有味吃了块糖年糕，便用筷子夹起一块，示意月云伸出手，月云一时不知究竟，误以为要打她。以往，烘糖年糕只给宜官吃，月云闻到甜香，惟有偷偷咽下口水。这会儿，眼里噙有泪珠的月云，右手闪闪缩缩，左手拿了竹尺递给宜官。宜官并无打她的举动，只是将夹起的糖年糕放在她的右手掌中。月云怯怯地望向宜官，受到他的明确鼓励后，才把年糕送入嘴中。热乎乎的糖年糕，羞涩、怯懦与心细的月云，都存留在宜官的记忆中。那一次回乡探亲，金庸嘱托继母照顾好家人，还说要等着与她一起吃烘糖年糕。然而，天不遂人愿，俩人自此再未见面。白云苍狗，人世沧桑，当月云去世的消息传来，金庸情难自抑，挥笔写下追忆文章。字里行间，温情脉脉。

之所以复述金庸作品中的一段场景，在于自己当初阅读时，曾经的玩伴模样迅疾闪现了。尚记得，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，身穿红上衣的小姑娘，蹦蹦跳跳地走在起起伏伏的田野中。她终究是随大人走远了，直至离开了脚下的那片土地。